

二零一四年六一校友聚会小记

海德堡 陈亮

好久没有参加这样的聚会，一下子见到如此多有意思的人。老少毕至，真令人目不暇接。只可惜给大家交流的时间少了些，幸好之后的参观漫画博物馆环节稍许弥补了这一遗憾。晓冰学长说得对，大家到那里主要是释放压抑的交流欲望，聊天去了。而且地方挑得好，在法兰克福老城中心，紧挨着大教堂的老建筑，最高一层打开门出去，是一圈四方的屋檐，宽仅可容一人，最外圈是一排一人高齿状的雉堞，一小群人就在门和防御工事之间的狭小空间三三两两站着，站在屋顶上，小风一吹，聊得很惬意。于芳和孙成国学长问起，为何安排的节目没上，我说因为时间实在来不及临时撤了。于是众人起哄之下，就在距离歌德故居300米远的法兰克福老城的屋顶之上，唱起了听起来不那么高大上而是富有泥土气的中国地方戏曲。曲调是西河大鼓，而杂以自己的感受，唱一支瞎猫如何错过了活耗子。因歌词短而富於戏剧性，所以面部表情也随之夸张。

今日一看于芳学长的照片，发现头发被之前陈和张骑在脖子上给抓乱了，再加上近距离拍摄，面目可谓狰狞。而这两天睡眠不足，唱腔也正可谓荒腔走板，不过也许正因为此，反而显得真实吧。生活的场景一旦过去，就不可重复。因此也与当时在场的几位校友聊得比较多，比较投缘，因为我们都在那里。



博物馆出来，折回会议场，分食了点心。其时已是七点半，海德堡一拨同学决定往回走，承蒙王燕学长和王立坤将大家送到了法兰克福主火车站，结果到了那里发现火车临时变动了站台和线路，只开到Bensheim，而不到海德堡。挤上车，只找到两个座位，于是大部分时间大家站着聊天，晃晃荡荡说说笑笑之间不觉到了Darmstadt Hbf。大家期望在这个大站去海德堡的车次能多一些，结果又是一班车被取消。40分钟后坐上了下一班开往海德堡的RB，没想到不久车里就响起广播说这车也只开到Bensheim，因为Bensheim和Weinheim之间的铁路临时不让通行。下车以后，那里已经有一群人在等着，打听之下，据

说因为发生了命案而封路，要乘客自己设法到Weinheim。公共汽车迟迟不至，有人说已经等了一个小时，于是马上叫了出租车前往Weinheim。驱车25km到了那里，发现从那里发车的火车也停了。于是大家，张楚悦，王涵，许倩两个八零后一个九零后，再加上张昱琪和陈亮两个七零后尾巴，还有一个16个月大的陈和张，大家最后或走或被抱着到Strassenbahn Linie 5的站台前，在那里各各摆出一副悲催的表情，合影留念，时为23:04。接着赶路，当最后一拨人回到家中时，已是次日1:30。



颠簸一路，却未觉得苦累不堪，一定是因为有同行者之故。还因为一路上说笑不断。回想起开出法兰克福不久的慢车上，拥挤的车厢里我们一群人肆意说笑，旁边的乘客虽然听不懂，却毫无不悦之色，反而流露出羡慕的神情。也许是因为在德国大家单独一人的时闲太长了吧，抑或德国太规整，太干净？

忽然明白，幽默之于我等求学者，无关乎风雅，也不在于显示高人一等，而是一种生活的必需，以度过留学时光的清冷和孤寂。日常生活的周而复始，有时需要一个东西突然出来打断一下，将之置于出其不意处，如此方见出自己执持的东西的可笑与可爱，对自己当下的存在亦能欣然接受。是为记。

(2014.6.2)